

评爱尔维修的人性论

郑 裕 硕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和世界观，它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性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如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自我完善”、“自爱”、“求乐避苦”……等等），但它的核心则都是人性自私论。爱尔维修的人性论是其中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一种，剖析一下爱尔维修人性论的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和失误原因，对于我们认清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有意义的。

一

爱尔维修（1715——1771年）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他在自然观和认识论的出发点上是唯物主义的，可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提出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时，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误。

爱尔维修是怎样失足的呢？

他从唯物主义的感觉经验论出发来认识世界，肯定客观世界是在人的精神之外的独立存在，是人的认识对象。但在论述认识的主体时，他就逐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他认为，人在认识世界时，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接受外界对象在我们身上造成各种印象的能力”，他称之为“肉体的感觉性”；“另一种是保存这些对象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印象的能力”，称为“记忆”^①。在这两种能力中，“肉体的感受性”是最根本的，因为“记忆无非是一种延续的、

^① 《论精神》，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4页。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这时马克思已经在一些方面超越费尔巴哈哲学。但是，他当时毕竟还没有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提出“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然到了一八四五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则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摒弃了费尔巴哈的提法。指出“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然而减弱的感觉。”“产生我们的一切观念的，是肉体的感受性和记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仅仅是感受性。”^② 爱尔维修肯定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这也是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夸大了感觉经验的作用，把所谓“肉体感受性”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决定因素，就成了他走向谬误的起点。他说：“人身上的一切都是感觉，因此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需要、感情、社会性、现象、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人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③ 这样，就完全否认了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必要性，否认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有质的区别，否认了理性认识对人的活动的指导意义。用这种肤浅、直观、机械的感觉经验论来说明人和社会，又使他离开了唯物主义。

爱尔维修从感觉经验论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人性论。他把人的“肉体感受性”所产生的感觉分成两类：一类是快乐的感觉，另一类是痛苦的感觉。他认为，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肉体感受性”的要求，也是人性的本质。他说：“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后者，寻求前者。就是这样经常的逃避和寻求，我称之为自爱。”“这种情感是肉体感受性的直接后果，因而为人人所共具，乃是与人不可分离的。”^④ 爱尔维修认为这种“自爱”的天性（法语中的“自爱”译为汉语，意思就是“自私”、“为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永恒存在的。“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所共有的。不管人们的教育多么不同，这种情感在他的身上永远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⑤。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永远是自私的。这种超时代、超阶级的人性自私论，是一种典型的抽象人性论。

爱尔维修认为，人类这种“求乐避苦”的“自爱”本性，不仅具有“永久性、不可改变性、不可变换性”^⑥，而且是人们一切欲望、一切感情的决定因素。正是这种“求乐避苦”的情感，成为推动人们追求名誉、地位和财富的内在动力。他说：“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真正说来，人并不是爱荣誉、财富和爵位，而只是爱这种荣誉、这些财富、这些爵位所代表的快乐。”，“人们为什么这样贪图名誉地位呢？这是因为人们爱自己，因为人们要求自己幸福，因而要求享受幸福的权力”^⑦。

② 同上，第435页。

③ 《论人》，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99页。

④ 《论人》，《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3页。原译文为“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前者，追求后者……”疑有误，故有改动。

⑤ 《论人》，《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1页。

⑥ 同上，第503页。

⑦ 同上，第497、498页。

第三卷第48页），也就是德国的市民、资产者。可见，这时马克思已完全抛弃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提法，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新论断来取代旧的提法。时间距离现在已一百多年了，我们又怎么能够把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抛弃了的旧提法作为论据，来说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呢？显然是不对的。由于出发点的变化，就将改变思想体系的性质，如果以“人为马克思主义出发点”作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将倒退为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将改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对一个命题的分析，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在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重要文章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爱尔维修从“肉体感受性”出发，提出了“求乐避苦”的人性自私论，并用它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这就完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泥坑。他的谬误在于：

第一，爱尔维修把人人都有“求乐避苦”的“肉体感受性”作为人性自私的依据，这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苦”和“乐”都是有具体内容的，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苦”和“乐”。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不同，决定了对“苦”和“乐”的感受和认识也不相同。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抽象的、统一的苦乐观。地主、资本家好逸恶劳，他们以剥削、掠夺劳动人民为乐，以骄奢淫逸为乐，以劳动生产为苦，以节俭朴素为苦；而工人、农民则以受剥削压迫为苦，以互助友爱为乐、以勤劳俭朴为乐。这种苦乐观上的对立，是由人们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不同和对立决定的，是不同阶级的人生态度的表现。这种苦乐观上的区别和对立，是爱尔维修“求乐避苦”的抽象人性论所无法否认、也不能解释的。

第二，人们对苦或乐的态度不只是受“肉体感受性”的制约，更重要的，还要受人的理性认识的支配。即使是肉体所感受的饥饿、寒冷、伤病等感觉，在不同理性认识的人身上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社会意义。无数事实说明，人的“苦”和“乐”都是受一定的理性的生活目的的支配的。爱尔维修把“求乐避苦”仅仅归结为抽象的“肉体感受性”的自然要求，完全否定了人的理性认识对苦、乐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是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把高级的人的认识和活动降低为一般动物的本能要求，混淆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这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苦乐观是一定阶级人生观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一经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会随着某个阶级的消亡而立即消亡；不同阶级之间的苦乐观也会相互影响。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剥削阶级的苦乐观还继续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在影响着人们。所以反对和消除剥削阶级的苦乐观的影响，宣传和提倡无产阶级正确的苦乐观，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信奉这种“求乐避苦”的抽象人性论，只能使人迷失方向，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当。

爱尔维修的“求乐避苦”的人性论，虽然打着“全人类”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性。因为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愿也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要为自己披上一件漂亮的“人性”外衣，冒充为全人类的共同本性。只有揭开它的抽象外衣，才能看清它的实质。

爱尔维修的人性论虽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具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相结合，残酷地压迫广大人民群众，严重地阻碍着社会进步。天主教会极力抬高神、贬低人，鼓吹禁欲主义，要求人们忍受苦难，放弃追求现世的快乐，信仰上帝，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死后进天国享福上。这种神学禁欲主义的说教，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也是束缚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爱尔维修提出了“求乐避苦”是人类本性的理论，强调人的“肉体感受性”的重要性，论证了人追求现实生活中感性快乐的合理性，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鼓吹的禁欲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既然人的本性是“求乐避苦”，而封建专制和宗教教条要求人们忍受苦难就是不合乎人性的，就应该予以废除，另立合乎“人性”的社会。爱尔维修的人性论，为资产阶

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历史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它毕竟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已成为资产阶级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了。

三

爱尔维修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整个世界。但当他的理论离开自然界进入社会领域时，就离开了正确的方向，陷入了唯心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失足，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教训呢？

教训之一，就是认识复杂、高级的人性和人类社会，决不能仅仅依靠肤浅的、狭隘的经验论。

爱尔维修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狭隘经验论的特点。他强调人的一切认识都来自对客观外界的感觉，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在这点上，他坚持了正确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但他浅尝辄止，不再继续前进，并又反过来极端夸大了感觉经验的作用，把它绝对化，且用来解释人性和人类社会这样复杂、高级的运动形式。他不懂得感觉经验有着表面性和片面性的根本缺陷，他混淆了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因而也不能正确认识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这就告诉我们，在认识人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上，凭狭隘的感觉经验来作出判断（即使你的感觉是有某些“事实”为根据的），往往会陷入谬误。例如，有些人在看到我们今天社会里还存在一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丑恶现象并身受其害时，往往容易凭这些经验得出“人性都是自私的”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就和爱尔维修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①可惜这种错误在某些人身上，还在不断地重复，才使得类似爱尔维修的人性自私论，还有一定的市场。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性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然，生活在十八世纪的爱尔维修，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不可能出现和把握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对他不应当苛求。但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已居指导地位的条件下，如果有人放着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语）不用，反而满足于以自己狭隘的经验论观点来看待人性问题，就显得愚蠢可笑了。

教训之二，就是要对人性进行科学的抽象，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联系、运动和发展中去把握人的本质。

爱尔维修的人性论，还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他不仅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肯定和夸大一方，否定和取消另一方在认识中的作用，陷入了片面性；而且还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人性问题。他心目中的“人”，只是单个的、孤立的人，仅有自然属性的人。在这种观点下抽象出来的“求乐避苦”之类的人性，也必然是一种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没有变化的、永恒的人性，是一种空洞而贫乏的抽象。要认识人性，当然离不开思维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臆想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进行科学的抽象，就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实际出发，剖析人们的社会关系，在

^{①②} 毛泽东：《实践论》。

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中进行考察。因为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处于普遍联系（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动态范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人性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的。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生产实践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要把握人性问题，就不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应该具体地分析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关系，才能提出人性的本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辞源》“文心雕龙”条辨正

新出《辞源》“文心雕龙”条著录：“南朝梁刘勰著。十卷，五十篇。以文章雕缛成体，取战国齐人驺衍别名雕龙奘为义，故称《文心雕龙》。其书论文章之体制及其工拙。自隋唐即通行。……”

“驺衍别名雕龙奘”是错误的。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奘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驺奘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驺衍之术迂大而恢辩，奘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奘，炙毂过髡。’”（以上重点号皆引者加）裴驷《集解》转录刘向《别录》云：“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奘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可见从《史记》到《别录》，司马迁和刘向都没把二驺混为一人，驺衍是“五德终始说”的创始人，是“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礼遇，声名卓著。同时稍后的驺奘，学其一端，以文采擅名。“驺衍别名雕龙奘”未知何据？会不会是《文心雕龙》误用在先呢？《序志篇》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奘之群言雕龙也”。《诸子篇》说：“驺子养政于天文”、“邹（即驺）子之说，心奢而辞壮。”《时序篇》说：“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奘以雕龙驰响”云云，“驺衍”、“驺奘”分而别之，“谈天”、“雕龙”两相对举、郭郭分明，也不曾误用。

至于单举“雕龙奘”来注释《文心雕龙》之名，而不及更为主要的“文心”之义，也是易于造成理解上的偏颇的。而且把《文心雕龙》框囿在“论文章之体制及其工拙”的范围内，其失在狭。《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体大虑周”的文论专著，论述所及不仅仅而且主要不是“文体”（论体制）和“文评”（论工拙）两部分，还有“文原”、尤其是“文术”诸论，颇多创见，这方面的论析，前修时贤辨之已详，兹不赘述。（赵 坚）

①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